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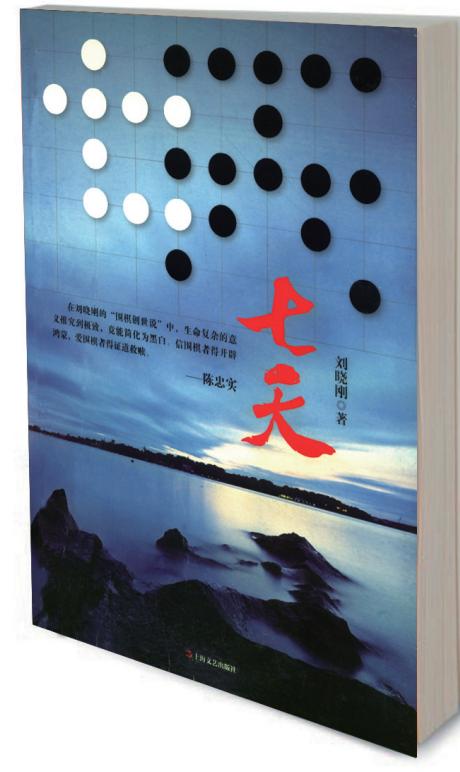
面对无极时空的存在叩问

□李星

刘晓刚新世纪以来，接连出版了《活成你自己》《天雷》《夜奴》等长篇小说。他的写作以形而上的心灵姿态不断思考着生命和人生的意义。或是在父一代和自己一代的信念和追求中追问人生真谛（《活成你自己》），或是在残酷热烈的成功与寂寞的毁灭中，揭示体制的弊端及智慧与机遇的迷茫（《天雷》），或是在东与西、中与外的商业和财富战争背景中，思考人性的善恶、灵魂的归宿（《夜奴》）。贾平凹在给《夜奴》的题词中，就称他为70后作家中的一个“异数”，并称赞他“视文学为最后精神归宿的创作态度，以及独特的格调和广阔的视野”。《七天》意蕴始终未离刘晓刚一以贯之的对社会、人生、人性的形而上思考。

“七”这个数字在中外宗教、民俗中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在《七天》题词中，作者用了上帝“休息”的基督创世说，但小说的大章结构和章内以干支计时的节，却包含着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无极意象与生命观念。在一天之内的若干个干支的时间中，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围棋人的生活和人命运次第展开，相互印证着作为一种需要生命和智慧、精神与思想修炼的艺术的围棋文化精神魅力，那些专业和业余棋人的命运与人生、善恶与功罪、现实与超越。这种在关键时刻，反复淡雅棋枰输赢，强化过程的散文叙述，不仅让人由361个交叉点的围棋枰盘，联想到永恒时空中的宇宙与星辰，还想回到中国传统美学结构的散点透视。它强化着文本与题材内容相一致的宇宙哲学意识，又削弱着小说的可读性。不知围棋界人将怎么看《七天》这部近30万字的书，但就笔者的阅读体验看，它的语言文字，每个场景、每个人物的氛围和行为，心理与意识皆可精雕细琢，含蓄隽永，甚至每节都可当成美文来欣赏，但国别各异的纷繁背景，经历各异的人物要让人们一下子记住，确属不易。这可能，也一定是刘晓刚《七天》的一个缺点，但却不一定是他的小说艺术的失败。以某一读者群的难读好读来判定一部创造性艺术文本的优劣，在当今又成为一种批评潮流，这种让作家屈从于世俗兴趣的所谓“批评标准”，是扼杀文学艺术创新和作家艺术探索精神的一剂毒药，它出自某些专业人员之口笔，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其实，读了《七天》，它的情节、故事，还有主要人物都是清晰可见的。一条线索是浅井秀海和他的学生万松、万松的学生唐海、慕容亮的人生和艺术足迹，一条是高桥和他的学生苏醒；一条是韩国围棋拓荒者柳相烈和徒孙金俊浩；还有下海经商、长期居于国外的专业棋手老教。浅井秀海本是在中国长大的棋手，因为家遭不幸，被



日本浅井家掌门人浅井浩明收为义子，并排除外甥高桥而选他为家族的继承人。这种舍亲求疏的选择源于他们对围棋艺术的不同观念和人格信仰。浅井浩明执著的是世界本质的“寂灭和死亡”的通透，而高桥的信念是“有围棋，天堂地狱皆可”，是“强烈的欲望”，而浅井秀海却从围棋世界中看到了这世界争斗不息，如战争的“苦”，是向往心静如井的解脱境界。而在我国经历了“文革”浩劫，下放草原牧区，又经历了商海拼搏的老教，信奉的却是无拘无束的自由和浪漫，坚持“艺术家根据自己的需要生活”，然而从他对当年朋友的两个遗孤的抚养和倾其家产，斥巨资成立中华围棋基金会的仗义之举，人们还是感

到了他义薄云天的大境界。而在下一代或二代棋人万松、唐海、慕容亮、苏醒和金俊浩、太田正一身上，则是浅井的禅佛人格，高桥的欲望人格，老教的自由人格的投影。不过他们并不是师徒对应的，而常常有种瓜得豆的意外。

多国风光，异域风情，商海情天，波诡云谲，在围棋之外，作品还写到了最近北非的战争和中国负责建造的枢纽工程，写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家、数学天才，写了英伦爱尔兰的独立战士、缅甸金三角的赌石生意、泰国的僧人、中国的少林拳、参加过祖国解放战争和中越之战的两代将军、武夷山朱熹故乡的风光和文化，写了唐海之父唐翰与其同叔仇大英的正邪参差、怨恨恩仇，写了业余棋手谢大风、印度禅僧卡卡，以及露露、菊子、小四、罗娜等女性多样的情感和婚姻生活。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是迷恋和向往着围棋和围棋人精神的。而从浅井、高桥、万松、老教、唐海、慕容亮、金俊浩身上人们都能看到中、日、韩等国一些棋界名人似曾相识的影子……《七天》确是继阿城《棋王》、储福金《黑白》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棋题材小说，它们共同表现了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琴棋书画”艺术之一的棋道和人道的精微幽深。所不同的是，《七天》将其放在世界东方、西方的更为广阔的当代商业文化背景上，放在中、日、韩三国历史及精神文化传承的背景下，带上了更多精神文化密码的神秘色彩及东方人格的神奇魅力。两代浅井和万松、唐海等以佛陀的隐忍、包容、和平、寂灭而高贵，老教、高桥、慕容亮、金俊浩等人以欲望、暴力、藐视权势和规则而灿烂。对物质和精神，欲望和寂灭，魔道和佛心，峻急和容忍，功和利等等从古以来人性、人格心理中种种对立的因素，作者并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更倾向于以“欲”为人性的本体：“往欲中去，于欲中求解，无欲则无解”甚至认为“离开了罪恶，人类无法生存”——与马克思对关于“恶”也是历史动力的肯定不无相通之处。而立于欲望泥潭，向往自然和谐、宁静的彼岸苍穹，或许更是作者心境之所在。

从《七天》中我们强烈感觉到那些天才棋人如社会芸芸众生一样的生的痛苦、去的迷茫、选择的艰难，《七天》以常常不到千字的日速度，写了整整3年，刘晓刚是一个以写作为生命和精神归宿的不无传奇色彩的作家，《七天》正是他面对自己十分痴迷的围棋这个无极世界，又一次“叩问”存在的呕心沥血之作。比起棋艺、棋人，他更是为自己的心灵精神而写作。

(《七天》，刘晓刚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木兰诗》不是唐朝以前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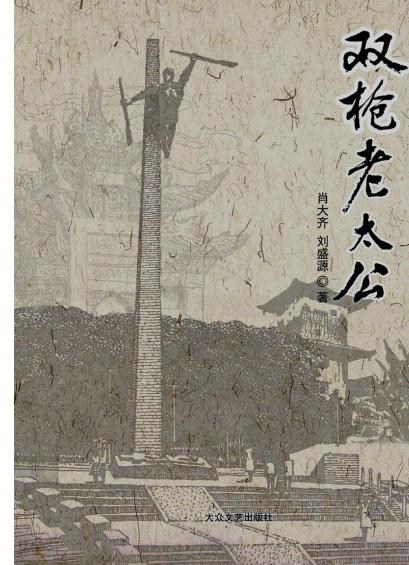
□苗得雨

多年来人们还不曾注意到，《木兰诗》在唐朝以前的诗或民歌中很有些“另类”。它语言通俗，韵律整齐、工整。这是唐诗才开始有的特点。全诗62句，几乎五言到底，只有个别七言、九言相间。唐诗有五、七绝，五、七律，古风中有不等语言相间，但不同古体，仍通俗。唐前的诗或民歌，就是家喻户晓的《敕勒歌》(同是北魏人民歌)，也是后3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家喻户晓，前4句像一段说明词，有人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也押韵，然而不通俗。

老家县一位古文化研究家何玉环，他大半生研究、考证，发现了好多问题，其中关于《木兰诗》，他在1959年上高中时，就发现不像唐前的诗，以后考大学，名落孙山，得以有机会在家继续研究，终搞明白了。仅就此一文，就写了3万余字。全书《中国古文化散论》出版后，我当即读了。尤细读了关于《木兰诗》一文。我推荐给我的老大苗长水读，他读了，也和我有同感，我们都觉得何玉环讲得对，有道理。

多少朝代都一直说，《木兰诗》是北魏时期的民歌。北魏从东晋时开始，止于南北朝，历经148年，然后西魏22年，北周24年，再经过29年的隋朝，是唐朝，前后约200年，却是3个朝代。何玉环的研究发现，《木兰诗》中说到的有些事情，是唐前没有的，有的是犯忌的。如“可汗大点兵”，“可汗”是北方少数民族对最高领导的称呼，唐前的朝代中，对这称呼是犯忌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三年11月到贞观四年3月，发动进行了对最后也最凶的一股突厥利可汗的战争，取得了胜利，“贞观四年三月利可汗被捉，使西域小国彻底脱离了突厥的压迫，一齐到大唐都城长安给唐太宗上尊号。请上为‘天子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此时群臣及四夷郡长激动山呼可汗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郡长，(对天子)皆称天可汗。不称大唐天子，或皇帝。”(见《御批通鉴辑览》卷50)贞观三年十一月出兵到转年的四月结束了这场战争。从北魏到隋到大唐三朝的北疆之患，到唐太宗手里彻底解决了……从三皇五帝到如今，汉天子兼称可汗的，只有唐太宗。”何玉环还就木兰是否真有其人，家在哪儿，买马与马具的东、西、南、北市在什么地方，一早一晚到黄河边，应是从什么地方起身，以及为什么那场战争只有半年却写为12年，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属于艺术安排，艺术处理，是艺术表现生活的一些方法，没有必要都去考证。不同于上面那些唐朝以前没有的事。

对何玉环一书，我有题词：“半生研究古文化，成果闪亮甚可夸，坎坷走出真学问，草根也开大红花。”为写此文，笔者作了仔细的校对、核查，并顺写进自己的一些思考、见解，特请有兴者阅正、研究。《中国古文化散论》，何玉环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传奇与通俗的魅力

□张宗刚

击纵队成立，在大山中打游击，让当权者十分头痛。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爆发于红军二渡赤水和三渡赤水的紧要关头，国民党不得不紧急调集川黔军队围剿，减轻了中央红军的正面压力，有力地配合了红军长征，在中国工农革命史上留下灿烂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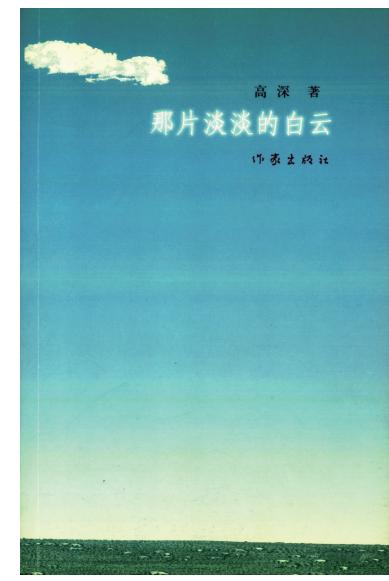
全书细腻摹写了大红苗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风物民俗：占卦、抽签、杀牛、宰羊、扫寨、封寨、祭树神、看神水、请巫师、跳傩戏……尤其苗人祈盼五谷丰登的祭山节上，上刀山、喝咂酒、吃烤羊、竹竿舞等种种仪式的描写，富于时代气息和人文趣味。至于当地葱翠烂漫的山岭，百鸟和鸣的林间，斗折蛇行的山间小河，土木结构的正方形碉楼等景致，无不令人神往。正是这样的灵异之境，才化生出杨玉娇式的美丽的苗家女子。书中穿插着王坤庭与杨玉娇、与华英的爱情，阿土与春花的别样爱情，还有苗家青年男女以歌声传情私订终身的场景，颇为动人。

除暴安良的革命者双枪老公公，是石顶山的“魔鬼”。官府的心病，又是百姓的福星。据说他飞檐走壁，神乎其技，能够只身独闯大牢救人，在几百名川军眼皮底下溜掉。尽管起义失败了，但关于双枪老公公的种种传说延续不绝：月黑风高之夜，双枪老公公频频出现，但凡作恶多端的当地大户，都会受到惩治。事实上，明眼的读者已经了然：双枪老公公即王坤庭，王坤庭即双枪老公公，一个苦大仇深、居无定所、吃百家饭的坚定革命者。他几经摸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

《双枪老公公》节奏明快，好看好读，遗憾的是在写法上未能突破《红旗谱》《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的套路。作品着重突出善与恶、忠与奸的对立，却不能因此导致人物性格的扁平，缺了一种辩证的人性理念。“双枪老公公”这一书名，作为对源自《红岩》的经典性语词“双枪老婆”的仿词，略带一丝取巧意味，显得特色不足。小说中有些地方流于平铺直叙，不时见到“公文体”的影子。这是需要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引起注意的。

(《双枪老公公》，肖大齐、刘盛源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

■书斋札记



礼赞真情世界

□佟明光

春夏之交，高深向读者推出自己精选的散文作品集《那片淡淡的白云》。作为驰骋诗坛数十年的诗人，在出版了十几部诗集、杂文集之后，这是他唯一的散文作品集。从年轻时候就以忧国忧民、关注民生、愤世嫉俗、干预生活著称的他，满含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真挚情感，以及对大自然和土地的依恋，以极富诗情画意的文字描述纵横捭阖，说古论今，追忆往事，充分表现了一位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老知识分子跻身当代、关注苍生、不倦不辍的人生追求。

他的爱憎鲜明而又执著；他的思想睿智而又敏捷；他的心境是宁静自然的；他的文笔是洗尽铅华的。高深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活工作28年，对于那里的各族同胞怀着赤子般的深情，且早已见诸于他的许多诗歌作品。他在宁夏多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日复一日深入基层，与那里的人民相濡以沫，情同手足，是时下倡导的“走、转、改”的先行者。散文《西海固的后代》以短短3000字的篇幅，不仅勾勒了马六十、哈麦德、马哈麦三代回族人的生动形象，而且深刻挖掘并展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以及西海固地区30年间大跨度的变化，有着版画般的立体质感。在作家笔下，“沉默的像一座黄土山”的马六十，曾有一个天真的愿望，想用存在瓦罐里的零碎钱，亲手给上岭村的孩子们盖两间教室，办一所村学。只可惜“真主没给他足够的时间”便撒手人寰了。马六十死后，乡亲们想在他的坟前为他树碑，却苦于村里无人识字，只好为他竖了一块无字碑。马六十的终生遗憾，感动也激发了乡亲们集资办学的热情，终于建起了第一座小学，发誓要让后代成为识文断字的移民。上世纪80年代，目不识丁的哈麦德让老人服了药，差点丧命。从而认识到“没有文化比黑夜更黑暗”，发誓要让孩子们“跟上太阳的脚步，走出愚昧的阴影”。到了新世纪初，西海固的女儿马哈麦考上北京的大学了。村里的欢呼声就像“伏天伴着雨声的一个炸雷，响遍山前山后”，女娃们“扯着绿色的盖头当旗，示威一般从这家跑到那家，从这座山跑到那座山”。高深满怀深情地关注西海固的三代人，生动刻画了他们渴望用知识和智慧改变贫困面貌的坚定志向。西海固人民划时代的觉醒，是一首足以撼动读者心灵的时代之歌。

《那片淡淡的白云》的价值不在于篇目众多帙浩大，而在于作家不遗余力地呼唤一个真话时代。集中的一些作品在高深的博客上传播过。他坚持说真话，诉真情，与以数万计的网民推心置腹，坦诚交流，弘扬正气，抨击腐败，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高深在谈及散文三要素时，把真情放在首要位置，认为这是散文作品的灵魂。他说：“散文的真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写作时要动真感情，以真实的情绪写作；二是所写的人和事与景都要蕴含着内在的真情。二者缺一不可。”在他笔下，无论是风餐露宿在黄河岸上的船工，还是唱着“花儿”摆渡旅客的大嫂，无不浸透了作家的深情眷顾。而那些在险象丛生的水面上，在生与死的夹缝里，与大苦大苦争斗的筏子工们，更是作家引以为知己的豪客：“羊皮筏子是黄河举起的第一面旗帜，摆筏子的硬汉是黄河春天的旗手！”对于那些终生献身治理大漠事业的拓荒者，作家更是以充沛的诗情献上豪迈的壮歌：“那闪光的水库，是你透明的永不干涸的思想；那攀附雪山的条条水渠，是你热血沸腾的脉管”。高深在自己许多作品里，极力弘扬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品质。如《黄土高原没有眼泪》《腾格里的〈草叶集〉》《他们也有过二十五岁》《雨蒙蒙的黎明》等。

高深最值得尊敬的品质与文风是不说假话。这是因为他深深感受过假话的危害性。假、大、空不仅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蒙受过奇耻大辱，而且使我们在经济和精神上蒙受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他深深懂得在广大读者和网友面前，惟有真话，才能打动别人的心灵，才能引发社会共鸣。他的文章浸透着一股清新迷人的亲和力、一股强烈的抑恶扬善的战斗力，使自己成为社会进步的推手。他的笔触涉猎很广，小到亲情友谊，大到治国理政，皆可在区区千字以内，写出些警俗醒世的文字，迸发出力透纸背的独特感悟，使读者与网友眼前一亮。他的力作《泪眼问花花不语》，结合邓小平在仕途上的潮起潮落，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符号，解读明代洪应明的佳联：“冤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歌颂一代伟人光明磊落的情操，让人肃然起敬。高深曾在政治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11岁参军，是个名副其实的红小鬼，原本是一纸洁白无瑕，为什么一下子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百般地想不通，一连22年，年年上书申诉，耿耿于怀。直到晚年才从鉴真和尚受高人指点在泥泞中看到自己留下的脚印的故事中，受到启发，意识到自己蒙难22年，在逆境中积累和收获到的巨大精神财富，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把自己的领悟写进《泥泞中有脚印》，劝慰自己，警示冤假错案的危害，也让读者受益匪浅。

高深的散文作品通今博古，有着很有说服力的艺术魅力。这些文章或评说习惯势力的惯性与危害，或论证保持新鲜感对推动历史进步的奇妙功效，发人深思。他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更如秀竹凌空、青松屹立，对视名节为生命的古今中外的知识精英击节颂扬；对历史上与现代知识分子一度群体性失节的惨痛教训痛心疾首，同时对权力者也道出了语重心长的嘱咐。他的《别忘了自己是谁》，说明一个人保持自己率真个性的可贵，而假戏真做、弄虚作假、装腔作势那一类鬼把戏，不仅会失掉自我，也会成为贻笑大方的笑柄。他的《记忆就是历史》，从唐太宗李世民的“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说起，指出，“没有记忆就没有昨天，没有昨天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后人就有可能再次进入‘盲区’，重蹈覆辙，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温故知新，才是大智者。”

读罢高深的这些散文作品，常常会使你掩卷沉思，为他的机智和灵性感染，引发无穷的联想，甚至会产生与之促膝攀谈的欲望。每当我开启高深以“青青山人”名义推出的博客，便会遇到老少少的粉丝为之拍案叫绝。这种在过去从未有过的体验与心灵慰藉，也非常让高深兴奋不已。读者和网友的认同，正是对作家最可宝贵的回报啊！

(《那片淡淡的白云》，高深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